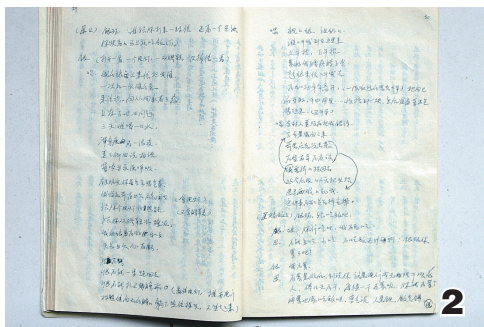


送别杨兰春 怀念



1. 杨兰春生前与“银环”的原型赵银环合影。
2. 《朝阳沟》手稿。
3. 各界人士含泪送别。
4. 朝阳沟村民为杨兰春先生送行，杨老的儿子杨光向他们表示感谢。

图片由本报摄影部提供

一棵石缝中的大树 ——悼杨兰春

郭光宇 王力建

一个几丈深的岩洞里，
四壁的石头像铁一般颜色，铁一般坚硬。
洞底一个小池，洞顶渗下的水，
流了满满一坑。
池子边有道石缝，
挣扎着长出一棵碗口粗大树。
它长出洞顶，弯着腰，又伸出洞口。
树向着山顶，仰望着天空。

在我们访问这山顶前，
杨老一再叮嘱：
一定去看看那洞还在不在，
小池里的水净不净？
洞里的树长高了没有，
能不能遮雨挡风？
他告诉我们，他童年劳作之后，
午间、夜里，都歇在这个山洞。
里边有柴火堆起的窝，
有石头垒的锅台，
还有个小小的山神庙，
山神就在这洞里供奉。

我们看了，杨老关心的这一切，
几十年后居然都在，
件件都让人心动！
我们抚摸着老树，
仰望那与天比高的树顶。
忽然觉得，这不就是杨老的写照吗？
正是环境的恶劣，
造就他坚强不息的秉性，
像石一样坚，像铁一样硬。

有人评价杨老，说他是老革命，
名气很大，
到老离不了“土老帽”的个性。
说他不像官员，也不是富翁，
还是个土里土气的百姓。
自他走出穷山沟，就不曾忘那山洞。
他像那石缝里长大的老树，
永远向阳，向光明。

卓然一世杨兰春 生死不离朝阳沟

别了，杨老先生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我往哪里去我往哪里走，好难舍好难忘的朝阳沟……”昨日上午，杨兰春遗体告别仪式在郑州市殡仪馆举行。有关部门领导、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社会各界群众近千人在豫剧《朝阳沟》的唱腔中，用这种特殊的方式，送别他们爱戴的艺术家杨兰春，他们的“杨老师”、“杨导演”、“老杨哥”……

昨日一早，前来参加杨兰春遗体告别仪式的各界人士就陆续赶到殡仪馆，人们胸前带着素洁的小白花，默默等候着见杨老最后一面。殡仪馆大厅前，“朝阳沟人永远怀念杨老先生”的挽幛分外醒目。

早上8点，遗体告别仪式正式开始。仪式由省文联主席马国强主持，省文联副主席王洪宜宣读中国戏剧家协会发来的唁电，唁电对杨兰春在中国现代戏创作中作出的重大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杨兰春善于从生活中汲取戏曲营养，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继承传统、勇于创新。编创了《朝阳沟》、《小二黑结婚》等充满时代精神的不朽名作，感染了几代戏剧观众，对戏剧艺术、尤其是现代戏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杨兰春的逝世，是我国戏剧事业的重大损失。”省文联党组书记吴长忠介绍杨兰春生

平，在总结杨兰春艺术成就时提出：“杨兰春同志是20世纪我国戏曲艺术界最有影响的艺术家之一，他为中国戏曲现代戏树立了一座丰碑，是中国戏曲现代戏的奠基人。”

杨兰春老人戴着他生前很喜欢的那顶红帽子安卧在鲜花丛中，神态安详，如同睡熟一样，令人觉得还是那么亲切。一面巨大的党旗，覆盖着老人的遗体——这是对杨老最高的敬意。灵堂两侧，悬挂着“人也留天也留难割难舍朝阳沟 生倔强死倔强难描绘杨兰春”的巨幅挽联，不但写照出杨兰春一生，也表达了人们的无限哀思。省政协主席王全书，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副省长孔玉芳等领导，文艺界知名人士郭兰英、马金凤、张梅、何南丁、王善朴、杨华瑞、高洁等，以及相关单位、杨老生前友好及普通戏迷敬送的花圈、花篮，摆满了大厅四周。

按照杨老遗愿，遗体火化后，将把骨灰一半洒在他创作《朝阳沟》的地方——登封朝阳沟村，一半洒在家乡——河北武安朝阳沟村。“我口问心问口，满眼的好庄稼，我难舍难丢。朝阳沟今年又是大丰收，人也留来地也留……”《朝阳沟》里耳熟能详的唱腔，滋养着人们的心灵；而杨兰春老人，将以另一种方式滋养着这个世界。



长别离 情依依

■本报记者 左丽慧

鲜花、挽联、《朝阳沟》熟悉而亲切的旋律……昨日，来自社会各界的人们，向他们爱戴的德艺双馨艺术家杨兰春做最后的告别，这将成为他们最难忘又难舍的记忆。

《朝阳沟》中送别老人

“我口问心问口，满眼的好庄稼，我难舍难丢。朝阳沟今年又是大丰收，人也留来地也留……”人们耳熟能详的《朝阳沟》经典唱段“下山”，在昨日的告别仪式上代替了低沉的哀乐，架起了生者和逝者情感交流的天桥，而唱段中“人也留来地也留”的唱词，唱出了前来送别杨老的各界人士难舍的心情。

终须离别。当最后告别时刻到来，人们默默排队，缓缓走向鲜花丛中的杨老。短短数米距离，人们却走得很慢，走了很久。在正对着杨老遗体的位置，大家不约而同地驻足，自觉排成一排，三鞠躬。人们以这种方式，表达着对老人最深挚的敬意。

一位吊唁者感慨万分，“这是大家都想再多看杨老几眼，都舍不得，不想离开……这才是人民真正爱戴的艺术家！”

“杨老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他如果在天有灵，一定不愿意看到大家悲悲戚戚。”一位女士向杨老献上了一朵鲜花，在她眼里，杨老热爱生活，朴素坚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朝阳沟》向他告别，用自己的乐观情绪向他告别，才是对杨老最好的告慰。

一语成谶再难相逢

杨老离世后，记者曾拨打歌唱家郭兰英



杨老的遗像被朝阳沟村民带走留念。

的电话，老人家却难过得不能开口讲一句话。昨日，她特意把电话打给了杨兰春的儿子杨光。

“郭兰英告诉我，昨天确认消息后，她哭了一整晚。”杨光告诉记者，郭兰英还解释，很多话不能跟记者说，只能跟杨老的子女说说，因为她跟老杨哥之间的感情，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可以理解的。

至今郭兰英也记得2007年4月来看杨老时他们之间最后的对话。“当时郭兰英说还会找机会来看父亲，父亲说‘不可能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没想到真的一语成谶。”“没能见老杨哥最后一面，成为郭兰英此生的遗憾。郭兰英还表示，今后再唱《小二黑结婚》，就是唱给‘老杨哥’听的，他一定会听到。

两地村民情深意切

昨天一大早，前来参加杨兰春遗体告别仪式的各界人士就赶到了殡仪馆。殡仪馆大厅前，“朝阳沟人永远怀念杨老先生”的挽幛分外醒目。

《朝阳沟》中“银环”的原型赵银环眼里含着泪水告诉记者：“我昨天晚上得到的消息，今天早上四五点大家就出发来郑州了。”因为农忙，交通也不便，村里派出了36个代表。“要是在登封办，来上千人也不止。”同来的杨金宝老人已经78岁了，他说，村里的老人听说老杨去世，都落泪了，大家至今都忘不了老杨哥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情形，更难忘他在干旱时自己担水帮村民抗旱、用自己的工资买革

果苗、鼓励村民科学致富的恩情。

杨兰春的老家、位于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武安市管陶乡列江村现已改名为朝阳沟村，乡亲们得到消息后连夜赶到郑州，要再看看从小山村走出来、给家乡带来荣誉和骄傲的“大山的儿子”。

“我们武安因为杨兰春而骄傲。”见到记者，武安朝阳沟村郭村长情绪激动，因为杨兰春，这个村从原来的列江村改名为朝阳沟村，杨兰春去世，对家乡父老来说，都是不小的打击。

因豫剧《朝阳沟》而改名的两个朝阳沟村的人们，在告别杨老后，还出现了一些“摩擦”。“父亲那张伏案工作的遗照，两个朝阳沟的村民都想带回去保存，最后我找到一家影楼，请他们一小时内做好这幅照片，武安朝阳沟村才同意登封朝阳沟村将老人的遗像带走。”杨光告诉记者，许欣等送来的“人也留天也留难割难舍朝阳沟 生倔强死倔强难描绘杨兰春”的挽联在追悼会后被武安朝阳沟村人取下，他们还收集了这些天所有关于杨老逝世的报道。回到武安朝阳沟村后，这些资料将被保存到村里建的“杨兰春纪念馆”。

三代演员肝肠寸断

昨天，豫剧《朝阳沟》老中青三代演员高洁、杨华瑞、王善朴，以及张月婷、马兰、杨红霞、盛红林等都来到现场，同杨兰春这位好老师、好领导、好兄长作最后的道别。

王善朴摇晃着记者的手激动地说：“没有杨兰春就没有《朝阳沟》，没有杨兰春就没有我王善朴，我一定要来送他！”而高洁等抱病在身的老艺术家，已是哭得肝肠寸断。

“我们2号晚上刚从海南演出回来，正商量第二天去看杨老师，没想到那天晚上他就去世了……”第三代银环杨红霞为没能最后见老人一面遗憾万分。

“这是我记忆中《朝阳沟》剧组演员到得最齐的一次。”杨光再三委托记者，一定要通

过媒体，再次向广大戏迷、关心爱戴杨兰春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总有遗憾难以释怀

“五月初午祭屈原，大师之魂映河山。时人谁解《离骚》味，自感睿智与凛然。我欲走进列江村，锦绣山河入眼帘。《朝阳沟》里一股水，清幽幽的五十年。”昨日，远在广州的河南戏迷给杨光发了这样一条短信，“我很遗憾，在他老人家有生之年错过了见面的机会。失去了我成长和记忆以来崇拜和敬仰的现代戏剧大师……我在粤拜泣……”

“二哥，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啊！”和这位广州戏迷一样感到心痛的，还有普通百姓林胜利。昨日，杨老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他才赶到现场，而此时的大厅已经空空如也，林胜利不禁号啕大哭。原来，杨老在世时，对这位非亲非故的农村孩子非常关心，经常询问他的工作生活情况，在杨老的帮助下，他在市区已经开起了一家小书屋，林胜利对杨光也以“二哥”相称。昨日8点多，从报纸上看到消息的林胜利立即关闭店门，打车奔向市殡仪馆，但还是迟了一步，悲伤难平的林胜利就这样旁若无人地大哭起来……

著名话剧演员虎建民也告诉记者，他一直想请杨老师为话剧写一个戏，遗憾的是，这个愿望没能完成。编剧林曾信告诉记者说，他与人合写了一本书，名字叫《朝阳沟的“娘”——杨兰春传》，没想到书还没出版，杨兰春已经去世了……

像这样的“遗憾”还有很多。“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事情办得这么‘仓促’，这样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按照父亲那么低调的个性，他不愿意麻烦大家，现在这样做，我相信也是他愿意的。”杨光低沉地说。或许有些遗憾，人们才能更深刻、更持久地记着这位为世人带来诸多经典作品、更以自身品质卓然于世的老人吧。